

王阳明

WANGYANGMING
DE SHITU XINJING

的仕途“心经”

孙中山曾说：日本的旧文明皆由中国传入，五十年前维新诸豪杰，沉醉于中国哲学大家王阳明的“知行合一”说。

立德做人，立功做事，立言成就大学问。
他，一身集此三不朽，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一代哲学大师。

铁凡宛 著

线装书局

王阳明

WANGYANGMING
DE SHITU XINJING

的仕途“心经”

铁凡宛 著

线装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王阳明的仕途“心经”/ 铁凡宛著. —北京: 线装书局,
2015. 2

ISBN 978-7-5120-1747-4

I. ①王… II. ①铁… III. ①王阳明 (1472~1529) —传记

IV. ①B248. 2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10580 号



王阳明的仕途“心经”

作 者: 铁凡宛

责任编辑: 崔建伟 宁 静

装帧设计: 玩瞳书衣

出版发行: 线装书局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(100009)

电 话: 010-64045283 64041012

网 址: www.xzhbc.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制: 北京市玖仁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 17

字 数: 233 千字

版 次: 2015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0001—7000 册

定 价: 32.00 元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部分 初入官场，缘何跌得这般狠 / 001

初入官场，王阳明年少气盛，信心满满，自认为世代为官，科班出身，凭着真才实学，一定能踏出一条金光大道。然而宦海深不见底，仕途凶险莫测，第一次亮相就卷入了大是大非，跌进了无底深渊。

1. 初生牛犊伤不起 / 002
2. 姜当然是老的辣 / 017
3. 怎样让领导开心 / 025

第二部分 噩梦醒来，方知做官要比读书难 / 039

往往要到遭遇挫折之后，年轻干部才会发出源自内心的喟叹：在单位里想要混得好，想要往上爬，竟然比读书时考满分还要难。这个时候，他才幡然醒悟：如果照书本上所说的那样去做事，在官场里，只会处处碰壁，时时撞头。

1. 心中之“理” / 040
2. 如何对付小人阴谋 / 049
3. 书外之“道” / 059

第三部分 重出江湖，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 / 083

二次创业，步子虽然走得慢了很多，但迈出的每一步都是那样的坚实，脚印里有汗水，也盛满了思想。对于王阳明来说，这路是用心走出来的，心有多远，路就能走多远。

1. 父母官是怎样炼成的 / 084
2. 学者型干部机会更多 / 098
3. 揭掉潜伏者的隐身衣 / 116

第四部分 破山中贼易 / 127

南赣汀漳边区，这片盗匪横行，民不聊生的土地，许多前任裁在这里，仕途也因此涂抹上不光彩的纪录。然而一介书生王阳明，却凭着心中的勇毅和智慧，将悍匪们分头击破，一网打尽。

1. 直捣匪巢，书生弯弓射大雕 / 128
2. 循循善诱，笔墨神功胜刀枪 / 141
3. 连环巧计，心术可抵十万兵 / 157

第五部分 破心中贼难 / 171

山中贼与心中贼，哪个更可怕？山中贼，抢的是百姓的钱财，而心中贼，却想端走皇帝的奶酪。

1. 王者与贼寇 / 172
2. 向左还是向右 / 184
3. 南昌！南昌！ / 196

第六部分 擒获宁王，心学创下赫赫战绩 / 207

心术，从官场到战场，演绎经典的制胜法宝，是心学从理论到实践的化身。一介书生王阳明，以“武功”展现盖世才华。这是人生的高潮，也是心学造诣的又一巅峰。

1. 大战鄱阳湖 / 208
2. 御驾亲征 / 218
3. 致良知 / 228

第七部分 最后的辉煌，人生仕途永无憾 / 239

王阳明渴望安静地生活，远离尘世的喧嚣，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这是他所追求的人生至高境界，然而这样的日子过了不到五年，朝廷又想起他来，要让他去做一些他并不想做的事情。

1. 树欲静而风不止 / 240
2. 战争与智慧 / 249
3. 此心光明 / 259

第一部分

初入官场，缘何跌得这般狠

初入官场，王阳明年少气盛，信心满满，自认为世代为官，科班出身，凭着真才实学，一定能踏出一条金光大道。然而宦海深不见底，仕途凶险莫测，第一次亮相就卷入了大是大非，跌进了无底深渊。



1. 初生牛犊伤不起

都说初生牛犊不怕虎，然而在官场里，吃亏的总是年轻人，年轻人率性而为，喜欢说真话，不善察言观色，不会明哲保身，更不愿脚踏两只船……所有这些真性情，在官场却全是“短板”，王阳明也不例外，表面上是遭人陷害，实际上是祸起于心。

暗无天日，前程渺茫。王阳明的心底一次次涌起这八个字。喜欢读书的他，似乎从自己初涉官场的短暂生涯中，读出了这八个字的注脚。

隆冬腊月，在这黑漆漆的石屋里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听不到屋角的滴水声，估计水滴早已冻成冰溜子了。倒是风声一阵紧似一阵，像催命的牛头马面发出怒吼一般。

数九寒天，滴水成冰。明天一早，牢里一定会抬出许多冻得硬邦邦的尸体，在用来放风的后院里排成长长的一溜，今天阎王下达的指标一定能超额完成，所以这两个小鬼如此这般兴奋。王阳明脑海里跳过一个个蒙太奇。自从进了锦衣卫的大牢，晚上比白天清醒得多。

胡思乱想了一阵，王阳明的思绪又回到了“暗无天日”这个意境中，并且为自己的“前程渺茫”担心起来……

如果我的心能像外面的月亮一样，看到外面的东西就好了。不，看到世上万物隐然的一切，更好，最好。王阳明感慨万千。

屈指算来，在这石屋里已经整整待了一百天。一百天前，自己还是石屋

外面的一个看客，不，一个朝服威严的年轻干部。级别虽然不算高，只是六品，也不带“长”，但工作的单位都是万众仰止：兵部。若是放在今天，兵部——国防部大楼里走出来的年轻人，到地市一级军分区去转转，那些个兼任市委常委的司令员或政委，还不得亲自跑到大门口来迎接？

他的脑子快速转动起来，像一部电影放映机，以倒叙的方式，将无数彩色和黑白的镜头，源源不断地播映在心中那张辽阔无际的大银幕上——

时间：昨天。地点：锦衣卫行刑室。

今天是牢中所有犯人最难过的一关，王阳明也不例外。他即将遭受的刑罚，有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名称：“廷杖”，数量是三十，听上去好像不多，但后果却十分严重。之前无数受刑者，几乎没有人不皮开肉绽。有人被打残，甚至被打死。所以，称之为鬼门关一点也不为过。

这个廷杖，刑具看上去极为普通，是一根毛竹，形状和大小跟扁担有几分相似。但就是这个玩意，却着实阴森可怖，能将人送到另一个世界。毛竹这玩意在江南十分普及，以前几乎家家户户都能有它的踪影，生活和工作用具中，处处都要用到它。江南一带，有一样东西，在许多人童年记忆中刻下过很深的印痕，名叫“竹丝帚”，功用是体罚顽童。其实很简单，也就是几根竹丝捆扎在一起，然而看上去轻飘飘的很不起眼，打在皮上，却能痛到骨里。竹子的硬度、韧性和耐磨性，似乎天生是用来做工具或者刑具的。

王阳明小时候也尝过这种竹丝帚的滋味。不过，今天的刑具，比竹丝帚厉害多了，它不是竹丝拼扎成的，而是一根竹扁担……这在南方农村，只有打架斗殴的时候才能派上用场。

廷杖是什么时候发明的，历史上没有明确的记载，反正到了明朝，到了王阳明那个时代，其使用已经炉火纯青，抵达了历史的巅峰。

廷杖在使用过程中很有讲究，称之为“艺术性”一点也不为过。如果用“巧力”，用这根“竹扁担”打一个纸包的假人，噼里啪啦，声音听上去很响，但打完几十下之后，那张纸还是完好如初，还是可以在上面泼墨挥毫；

如果用“狠力”，一阵闷响之后，那个用皮革包着砖头的假人，外面看上去也是完好如初，但解开包裹，里面的砖头却已经碎成了粉末。

至于在行刑过程中究竟是用“巧力”还是用“狠力”，这个不是那个拿“扁担”的行刑者说了算，而是“一切行动听指挥”。这个行使指挥权的，往是那些皮肤白净，没有胡子，一口娘娘腔的“公公”。

王阳明清楚地记得，自己的屁股挨“竹扁担”之前，趴在地上，眼睛余光瞥见那个监刑的“公公”的两条短腿，他的两只脚呈现明显的内八字，这种十足的女人姿势，让王阳明差点笑出声来。

然而王阳明有所不知，正是这种可笑的太监姿势，救了他一条命，让他那“知行合一”的心学世代传承，远播海外。

在锦衣卫的行刑室里，无论是内八字和外八字，都是一种暗号。能够读懂暗号，或者说破译密码的，只有那些手持“竹扁担”的行刑者。

外八字的意思是，往狠里打，就是打出把砖头变成粉末的效果。内八字的意思呢，往轻里打，声势当然要大，皮肤上的毛细血管当然要破，流些血，乍一看，也是皮开肉绽的效果。但这种伤，养上一阵子就结痂痊愈了。

王阳明受刑的那天，监刑的“公公”摆足了内八字，所以他虽然受了一些皮肉之苦，但一点也没有伤到骨头和内脏。大半个月后，就恢复如初了。

生死攸关的时刻，是老爸亲自出手，救了儿子一命。

老爸名叫王华，当年如果王阳明大喊一声：“我爸是王华！”其效果一定不会比“我爸是李刚”差。

王华，时任礼部右侍郎。礼部，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+教育部，右侍郎，相当于排名第二的副部长。这个还不算最牛的，王华身上的最大亮点是：状元！在古代的读书人眼中，这才是真正值得骄傲的巅峰。

王阳明不知道王华是通过一条怎样的隐秘的渠道，买通了关节，反正靠了老爸，在关键时刻没有被“狠打”。

能考上状元，那一定是绝顶聪明之人，所以在护犊子的行动上，王华很

注意把握分寸。他知道，一旦做过了头，对自己，对孩子，都不好，一切皆有度。所以尽管后来那个炙手可热的大太监刘瑾刘公公多次拉拢他，暗示他只要诚心悔过，做个表率，就一定放过他儿子。不光是既往不咎，而且还给父子两人都加官晋爵。王华不为所动，并非他真的清高过人，刚正不阿，而是目光很长远，预感很精准，凭着状元的脑瓜子，他认定，这个刘瑾，作恶多端，人神共愤，将来必遭报应。至于现在嘛，虽然如日中天，人们趋之若鹜，但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时候一到，统统报销，包括他本人以及爪牙。所以他宁可现在让自己和儿子都苦点，眼光放长远点，将来就不会吃苦头。

这个为官做人的道理，换句话说叫作：叫吃小亏，赚大便宜。眼前尝点小苦，免得将来受大苦，甚至永远不得翻身。

果然，若干年后，刘瑾彻底报销，追随他的那些鸡犬，也一同落入了十八层地狱。而状元出身的王华及其儿子王阳明，却因为早先与其保持距离，划清界限，不但没有受到牵连，反而重新得到朝廷的重用，终其一生都享有不趋炎附势、不同流合污的官场美名。

何谓智者？智者，远见卓识，能看到十年后的事情！智者，运筹帷幄，能巧妙化风险为无形！

概言之，能看到十年后的是智者，能看到百年后的是伟人，能看到千年后的是圣人。

再看看股市上的广告语：长期投资吧！三年，五年，甚至十年，你一定会收获意外的惊喜！

王华，正是官场上一位聪明绝顶的投资者。逢低吸纳，人抛我买，然后耐心地等待着机会。为自己，更为他的宝贝儿子！

时间：一百天前。地点：兵部主事办公室。

一个年轻人趴在办公桌上奋笔疾书，天很热，屋里没有空调，再加穿着宽厚的官服，写着写着，他的后背被汗水洇湿了一大块。终于写完了，年轻人将笔一丢，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，端起紫砂壶一通牛饮。这个窄面细目，

身材修长的年轻人，因为下颌上那一副浓密的虬髯，看上去显得老成持重，与三十出头的实际年龄不太相符。

他，就是兵部主事王阳明。

这个“主事”，听上去还不错，品级也有六品。但在京城里，却算不上什么大官，在他待着的兵部——国防部里，说好听点是个处长，差了点说就相当于一个高级办事员。但是，对于考中进士不久的他来说，这可是个十分重要的岗位。有多少进士，现在还在七品甚至从七品的岗位上，而他已经高居六品，用“前途无量”四个字来形容他，一点都不过分。

其实在进士这一起跑线上，王阳明并没有占什么优势，比起当年高中状元的老爸，甚至可以说落后了一大截。看看王阳明的“成绩报告单”，28岁那年，第三次进京赶考，终于榜上有名，“赐二甲进士出身第七人，观政工部。”一甲只有三名，分别是状元、榜眼、探花。二甲共七名，他是排在最末尾的。

“观政工部”，也就是在工部“观政”，其实是实习锻炼的意思。就在去年冬天，大明朝失去了一位重要的战将。长期驻守在陕甘宁边关地带的将领、咸宁伯（加封少保，兼太子太傅）王越病故，卒于甘州（今甘肃省张掖市）。等尸体运回老家安顿好，已经过了大半年。皇上下令要让这位将领风光大葬，尤其要把坟墓建好，于是，这年秋天，在工部当实习生的王阳明，被皇帝派去督造咸宁伯王越的坟墓。爱好军事的王阳明，尝试运用军事管理的方法督造工程，把工程建设管理得井井有条，保质保量地完成了这项重要的工程。

那个时候，王阳明开始崭露头角。这项工程任务很重，为了赶工期，更为了保质量，他没日没夜地苦，长期驻守在工地上，跟着干活的民工吃一样的饭，睡同一个草棚。但堪称神奇的是，在如此紧张的工作中，王阳明竟然还能挤出时间，在当地的基层中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研，掌握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第一手材料，梳理归纳后，提出了自己的主张。当年，他给皇帝写了奏

折，内容涵盖了西北边疆防备等八件大事，件件都是一针见血，受到皇上的器重。回来之后，被授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。期间，曾被派往直隶、淮安等地审理决断一些疑难案件和大要案。

然而就在事业开始蒸蒸日上的时候，他的身体跟他玩起了躲猫猫：肺病突然发作了，一阵阵咳嗽，痰中还有血丝，整晚整晚地失眠，人瘦下去一大圈。幸好经多位名医诊断，一致认为不是癆病，但若是发展下去，很难保证不往这个绝症上演变。王阳明当机立断，暂停事业，休养生息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决不能为了牟取暴利而蚀光老本。王阳明递交了回老家绍兴余姚（当时的余姚隶属于绍兴府）养病的请假报告，获得了批准。在老家，王阳明一边养边一边做学问，重新做起圣人梦。让人建了一建屋子，取名为“阳明洞天”，自称阳明子。在阳明洞里，他开始学习古人的“导引”养生术，并努力予以发展。《黄帝内经》中总结导引疗法的适应证有“痿、厥、寒、热”和“息积”，提到以烫药、导引配合治疗。东汉名医张仲景在《金匱要略》中强调以“导引、吐纳、针灸、膏摩”治疗四肢“重滞”症。在保留了华佗一些佚文的《中藏经》中也指出：“导引可逐客邪于关节”……王阳明觉得自己的肺病也是“息积”所致，所以要筑室导引。

静坐导引了两年，身体略有恢复。但并没有因此成圣，学问上也没有特别的长进。他对自己并不满意，于是摒弃不用。

33岁那年，基本康复的王阳明回到京城，被皇上派往山东做秋季山东乡式的主考官。到了九月，又改为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。

34岁那年，王阳明结识了39岁的哲学家湛若水。湛若水是广东增城人，刚刚考中进士，虽然出道比王阳明还晚，但这并不表明他学问差，相反，他的学问和人格，颇令王阳明敬佩。

湛若水早年丧父，从小由母亲带大。27岁中举，原本接着就要进京考进士。但是，29岁往江门就学于陈献章（号白沙），居然当场烧掉了进京赶

考的“路引”（准考证）以表学习决心。从此潜心研究心性理学，数年间学业大进，创立了“随处体认天理”的学说。弘治十三年（1500年）其师陈白沙去世，若水为之服丧3年。在当地官员和亲友的苦苦劝说下，他才北上考试。弘治十八年（1505年）中进士，选翰林院庶吉士，不久担任翰林院编修。

湛若水步入仕途后，有机会在京城宣扬其自身的理学观点。当时与王阳明、吕柟、王崇等人经常在一起论道，跟随他们要求做弟子的人很多。

于是，王阳明和湛若水分别开门授徒。两人教的都是心学，但王阳明的心学是“心外无物，心外无理”，而湛若水的心学观点是“随处体认天理”，自称“阳明与吾言心不同，阳明所谓心，指方寸而言，吾之谓心者，体万物而不遗产也”。

因为两人在京城的名声越来越大，被称为“王湛之学”。

王阳明的心学是在陆九渊宋明理学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成的。陆主张“吾心即是宇宙”，又倡“心即理”说。断言“天理、人理、物理只在吾心之中。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往古来今，概莫能外。”认为治学的方法，主要是“发明本心”，不必多读书外求，“学苟知本，六经皆我注脚”。王阳明则继承宋代陆九渊强调“心即是理”，由于心即理，因此人欲与天理，不再如朱熹所认为的那样对立。

当然，王阳明此时宣扬的心学，还属于初创阶段。随着他的人生一步步进入坎坷，他在不断地思考，不断地完善着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识

就在王阳明的人生逐渐走向辉煌之际，一片乌云他向的头顶飘来。

这年的五月，大明弘治皇帝朱祐樞去世，史称明孝宗。王阳明的父亲王华，曾是弘治皇帝的老师，时任礼部右侍郎，兼任日讲官（负责皇帝敷陈经史、回答皇帝咨询、兼记皇帝言行的官员）。在王华的教导以及王恕、刘大夏等重臣的辅佐下，明朝再度出现中兴盛世，史称“弘治中兴”。然因病早逝，享年36岁。

继位的正德皇帝（明武宗）是个非常奇怪的君主，他贪杯、好色、尚兵，所行之事多荒谬不经，为世人所诟病。最糟糕的是，他重用太监刘瑾，排挤忠直之臣，国事日下，颇受朝廷上下非议。

身为国师的状元父亲，也常在家里愤愤不平，大骂刘瑾祸国，给王阳明心头点燃了一把正义之火。

想想自己，作为京城里名声日著的心学大师，未来的圣人，怎能容忍刘瑾这样的太监在朝廷胡作非为呢？既然是大师，就要拿出大师的手段，依靠自己的文章，向皇上进言，请求皇上惩罚刘瑾，还朝廷一股凛然正气。

王阳明审视着自己刚刚一气呵成的文章，目光中有几分得意，几分自恋。这是一份奏折，顾名思义，其读者当然是君临天下的皇上。正是因为如此，王阳明在酝酿与写作的过程中，才会心潮澎湃，气血翻涌。一想到真龙天子即将阅读自己的文字，王阳明感觉自己心跳加速，那怦怦的声音回荡在耳边，回荡在整个房间里。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，王阳明感觉连自己也说不明道不清，心中五味杂陈。其中，有一丝丝火药味。

是的，这篇文章，很可能是一颗炸弹，点燃引线之后，会炸出怎样的效果？他隐隐有些不安。

文章出炉之前，朝廷里其实已经乱成了一锅粥，甚至可以用无数颗“炸弹”爆炸之后，炸出满地的血肉碎片来形容。连空气中也飘满了血腥味。已经有二十多个大臣屁股上挨了廷杖，而且监刑太监的站姿都是像卓别林那种标准的“外八字”，不光用“狠力”，往死里打，而且还对这种沿袭了数百年的刑罚进行了一次全面革新，规定受刑人必须脱掉裤子，光着屁股挨揍。这可真让人吃不消，原先廷杖的时候，受刑人总是千方百计穿得厚实再厚实些，多套上几条裤子，屁股上还加塞几层布片皮革或者棉絮，起到减震缓冲的作用。现在不行了，“竹扁担”那张热脸直接贴在了一个劲哆嗦的冷屁股上。

这项改革是刘瑾一手创意策划的，他的目的是让那些不听话的大臣闭上

嘴巴。短短几天时间，十多个被打残，好几个被打死，他们大多是领导干部，其中不乏副部级、正厅级。冤死者中，竟然还有两个是言官——被当场打死一个叫戴铣，三天后死在狱中的叫蒋钦。本来，就他们的职业而言，理应享有豁免权，不应因为“出言不逊”而被罚廷杖。言官，就是高级参议，工作职责是向皇帝进谏，忠言逆耳，言官就算是说错了话，也是情有可原的。但当时的正德皇帝朱厚照，是个超有个性的昏君，以自由与玩乐为人生最大追求，根本不把江山社稷放在心上，朝中大事全都交给太监头子刘瑾打理。而这个刘瑾，更是前无古人的奸佞（“后无来者”倒算不上，严嵩、魏忠贤比他还要坏），卑鄙无耻，凶恶贪婪，这一君一臣，一主一仆这么一搭配，明王朝便一下子迎来了最黑暗的时代。

王阳明用心思考，拼命格物明理，也想不明白：一个太监，一个身体上少了一样至关重要的物件的家伙，为何会如此贪婪，他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？他这辈子不可能有儿孙，自己就算能活到道家吹嘘的“仙龄”，也花不了他家里那座“金山”的一个角吧。刘瑾最终被绳之以法，凌迟处死之后，从他家中抄出来的那座“金山”，让皇帝本人也目瞪口呆。据不完全统计，金银财宝的总价值竟达 6375 万两银子，折合成今天的人民币，大约是 255 亿元。这个数字有多大？可以拿出另一个数字作比较，正德帝朱厚照在世时，皇宫里一年的开销是 400 万两银子，也就是说，刘瑾家里的钱，不计算利息，也够他当上十五六年皇帝了。况且他是个已经去势，根本不需要三宫六妃，也不需要服侍女人的男人——太监。所以，开销要省得多，应该够他一辈子当“皇帝”用的。然而，一直到被活剐之前，刘瑾从未停止过搜刮。

刘瑾的贪婪到了怎样一种程度？举两个例子。王阳明有一个同事，叫周钥，职务是兵科给事中，从七品，相当于现在的副（县）处级。级别虽然不高，但因为是负责督察的，又在国防部工作，所以到基层去办事，下面的那些县长甚至市长一定会热情接待。然而，他奉命到淮安去办事，不料却死在了旅途上，死得有些蹊跷。不是出了车祸，也不是在饭桌上喝死，更不是路

遇强盗因公殉职，死因是自杀！一个乐观开朗，颇有前途的年轻人，为何自寻短见？

周钥是乘船回京的，那天，天蒙蒙亮的时候，随行的一个仆人被尿憋醒。昨晚沾主子的光，在当地政府的告别宴上，喝了不少酒。睡眼蒙眬地往船舷边走去时，他脚下一软，被重重绊了一跤，跌倒在一堆软绵绵的物件上，一摸，摸到一个毛茸茸的玩意，圆咕隆咚的，凭着手感判断，是一个脑袋瓜，不知哪个家伙也喝高了，竟然醉倒在了甲板上。这个仆人心地有些善良，推了一把那个醉鬼，想提醒他一声，还是回船舱去睡，不然会着凉的。推了几把，不见动静，一摸，那人手冰冰凉的。看来这江风果然厉害，一定得马上叫醒他！仆又推了那人几把，见还是没有反应，只好苦笑一声，翻身坐起，双手往那人身下抄去，想来一个“公主抱”，将那人运回船舱。然而在那人的身体和甲板接触的部位，他摸到了一把滑腻腻、水漉漉的玩意。猜想这家伙有可能酒后大小便失禁，心里泛上一阵恶心，昨晚填塞在肚子里，尚未消化的那些鸡鸭鱼肉，便一个劲地往喉咙口涌。然而令他感到奇怪的是，并且闻到粪尿的恶臭，倒是有一种甜腻腻的腥味直往鼻腔里灌。也许是江上飘来的鱼腥味，他不经意地低头一瞥，却吓了一大跳，躺在地上的，竟然是自己的主子——周钥大人！

这还得了！这时天空闪过几道鲜红的曙色，那是旭日跃出江面前投向人间的光芒。仆人看到周大人身下那摊液体也是红色的，起初以为是旭日将它染红，然而细看，周大人苍白脖颈上，有一道长长的伤痕。那伤痕中，还有红色的“泉水”在汨汨流淌。

一声凄厉的惨叫惊醒了船上所有人的梦。声音当然是仆人发出的，因为周大人再也吐不出片言只语。此时，他的灵魂已经缓缓离开身体，向着空中飘去。虽然大家七手八脚进行抢救，让他苟延残喘了一会儿，但最终没能助他说出临终遗言。升天之前，周大人尚存一丝知觉，用手沾着自己的鲜血，在甲板上断断续续地写下五个歪歪扭扭的血字：“赵知府误我”。